資治通鑑/卷2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二 後唐紀一

► 卷二百七十三

昭陽協洽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72卷

【後唐紀一】　昭陽協洽，一年。

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同光元年（癸未，公元九二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晉王下教置百官，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，欲以為相。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，質固辭，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、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；王即召革、程拜行台左、右丞相，以質為禮部尚書。

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。丁卯，鏐始建國，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，謂所居曰宮殿，府署曰朝廷，教令下統內曰制敕，將吏皆稱臣，惟不改元，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。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、鎮東留後，總軍府事。置百官，有丞相、侍郎、郎中、員外郎、客省等使。

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，終不自安，幕僚魏琢、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：「晉朝無人，終為梁所並耳。」會晉王置百官，三月，召監軍張居翰、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，琢、蒙復說繼韜曰：「王急召二人，情可知矣。」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托於梁，繼韜

乃使繼遠詣大梁，請以澤潞為梁臣。梁主大喜，更命安義軍曰匡義，以繼韜為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繼韜以二子為質。

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，泣諭其眾曰：「餘事故使逾二紀，見其分財享士，志滅仇讎。不幸捐館，柩猶未葬，而郎君遽背君親，吾寧死不能從也！」遂據州自守。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刺史，將兵攻之。

繼韜散財募士，堯山人郭威往應募。威使氣殺人，繫獄，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。

契丹寇幽州，晉王問帥子郭崇韜，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。時存審臥病，己卯，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，輿疾赴鎮，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。

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，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升壇，祭告上帝，遂即皇帝位，國號大唐，大赦，改元。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，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。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，盧程為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；郭崇韜、張居翰為樞密使，盧質、馮道為翰林學士，張憲為工部侍郎、租庸使，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。德林，絳之孫也。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、太妃。初，太妃無子，性賢，不妒忌；太后為武皇侍姬，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，太后亦自謙退，由是相得甚歡。及受冊，太妃詣太后宮賀，有喜色，太后忸怩不自安。太妃曰：「願吾兒享國久長，吾輩獲沒於地，園陵有主，餘何足言！」因相向歔欷。豆盧革、盧程皆輕淺無它能，上以其衣冠之緒，霸府元僚，故用之。

初，李紹宏為中門使，郭崇韜副之。至是，自幽州召還，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，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，以紹宏為宣徽使，紹宏由是恨之。居翰和謹畏事，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。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，應為租庸使；眾議以謙人微地寒，不當遽總重任，故崇韜薦張憲，以謙副之，謙亦不悅。以魏州為興唐府，建東京。又於太原府建西京，又以鎮州為真定府，建北都。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，行興唐尹；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為太原尹，充西京副留守；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為工部尚書，兼真定尹，充北京副留守；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、興聖宮使，判不軍諸衛事。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、五十州。

閏月，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，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，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。立宗廟於晉陽，以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。

甲午，契丹寇幽州，至易定而還。時契丹屢入寇，鈔掠饋運，幽州食不支半年，衛州為梁所取，潞州內叛，人情岌岌，以為梁未可取，帝患之。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。先是，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，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、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。順密言於帝曰：「鄆州守兵不滿千人，遂嚴、顒皆失眾心，可襲取也。」郭崇韜等皆以為「懸軍遠襲，萬一不利，虛棄數千人，順密不可從。」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：「梁人志在吞澤潞，不備東方，若得東平，則潰其心腹。東平果可取乎？」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慚，常欲立奇功以補過，對曰：「今用兵歲久，生民疲弊，苟非出奇取勝，大功何由可成！臣願獨當此役，必有以報。」帝悅。壬寅，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。比及楊劉，日已暮，陰雨道黑，將士皆不欲進，高行周曰：「此天讚我也，彼必無備。」夜，渡河至城下，鄆人不知，李從珂先登，殺守卒，啟關納外兵，進攻牙城，城中大擾。癸卯旦，嗣源兵盡入，遂拔牙城，劉遂嚴、燕顒奔大梁。嗣源禁焚掠，撫吏民，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簋、判官趙鳳送興唐。帝大喜曰：「總管真奇才，吾事集矣。」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。

梁主聞鄆州失守，大懼，斬劉遂嚴、燕顒於市，罷戴思遠招討使，降授宣化留後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、王彥章等，趣令進戰。敬翔知梁室已危，以繩內靴中，入見梁主曰：「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為不肖，所謀無不用。今敵勢益強，而陛下棄忽臣言。臣身無用，不如死！」引繩將自經。梁主止之，問所欲言，翔曰：「事急矣，非用王彥章為大將，不可救也。」梁主從之，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，仍以段凝為副。

帝聞之，自將親軍屯澶州，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，戒之曰：「王鐵槍勇決，乘憤激之氣，必來唐突，宜謹備之。」守殷，王幼時所役蒼頭也。又遣使遺吳王書，告以已克鄆州，請同舉兵擊梁。五月，使者至吳，徐溫欲持兩端，將舟師循海而北，助其勝者。嚴可求曰：「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，何以拒之？」溫乃止。

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，彥章對曰：「三日。」左右皆失笑。彥章出，兩日，馳至滑州。辛酉，置酒大會，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；夜，命甲士六百，皆持巨斧，載冶者，具□炭，乘流而下。會飲尚未散，彥章陽起更衣，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。天微雨，朱安殷不為備，舟中兵舉鎖燒斷之，因以巨斧斬浮橋，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。浮橋斷，南城遂破，斬首數千級。時受命適三日矣。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，不及。彥章進攻潘張、麻家口、景店諸寨，皆拔之，聲勢大振。

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，與鎮使李周固守，命守殷棄德勝北城，撤屋為筏，載兵械浮

河東下，助楊劉守備，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，所耗失殆半。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，各行一岸，每遇灣曲，輒於中流交鬥，飛矢雨集，或全舟覆沒，一日百戰，互有勝負。比及楊劉，殆亡士卒之半。己巳，王彥章、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，百道俱進，晝夜不息，連巨艦九艘，橫亙河津以絕援兵。城垂陷者數四，賴李周悉力拒之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彥章不能克，退屯城南，為連營以守之。楊劉告急於帝，請日行百里以赴之；帝引兵救之，曰：「李周在內，何憂！」日行六十里，不廢畋獵，六月，乙亥，至楊劉。梁兵塹壘重複，嚴不可入，帝患之，問計於郭崇韜，對曰：「今彥章據守津要，意謂可以坐取東平；苟大軍不南，則東平不守矣。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，既得以應接東平，又可以分賊兵勢。但慮彥章詗知，逕來薄我，城不能就，願陛下募敢死之士，日令挑戰以綴之，苟彥章旬日不東，則城成矣。」時李嗣源守鄆州，河北聲問不通，人心漸離，不保朝夕。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，延孝者，太原胡人，有罪，亡奔梁，時隸段凝麾下。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，延光因言於帝曰：「楊劉控扼已固，梁人必不能取，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。」帝從之，遣崇韜將萬人夜發，倍道趣博州，至馬家口渡河，築城晝夜不息。帝在楊劉，與梁人晝夜苦戰。崇韜築新城凡六日，王彥章聞之，將兵數萬人馳至，戊子，急攻新城，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。時板築僅畢，城猶卑下，沙土疏惡，未有樓櫓及守備；崇韜慰勞士卒，以身先之，四面拒戰，遣間使告急於帝。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，陳於新城西岸，城中望之增氣，大呼叱梁軍，梁人斷絁斂艦；帝艤舟將渡，彥章解圍，退保鄒家口。鄆州奏報始通。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，帝不從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帝引兵循河而南，彥章等棄鄒家口，復趣楊劉。甲寅，游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。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，驚駭失色，面數彥章，尤其深入。

乙卯，蜀侍中魏王宗侃卒。

戊午，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，擒其斥候，梁人益恐，又以火筏焚其連艦。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，己未，解楊劉圍，走保楊村；唐兵追擊之，復屯德勝。梁兵前後急攻諸城，士卒遭矢石、溺水、□曷死者且萬人，委棄資糧、鎧仗、鍋幕，動以千計。楊劉比至圍解，城中無食已三日矣。

王彥章疾趙、張亂政，及為招討使，謂所親曰：「待我成功還，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！」趙、張聞之，私相謂曰：「我輩寧死於沙陀，不可為彥章所殺。」相與協力傾之。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、張，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，百方沮撓之，惟恐其有功，潛伺

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。每捷奏至，趙、張悉歸功於凝，由是彥章功竟無成。及歸楊村，梁主信讒，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，征還大梁。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。

甲子，帝至楊劉勞李周曰：「微卿善守，吾事敗矣。」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幹興唐府，府吏不能應，鞭吏背。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，圜之弟，帝之從姊婿也，詣程訴之。程罵曰：「公何等蟲豸，欲倚婦力邪！」圜訴於帝。帝怒曰：「朕誤相此癡物，乃敢辱吾九卿！」欲賜自盡；盧質力救之，乃貶右庶子。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，帝曰：「吾兄不幸，乃生梟獍，裴約獨能知逆順。」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：「澤州彈丸之地，朕無所用，卿為我取裴約以來。」八月，壬申，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，未至，城已陷，約死。帝深惜之。甲戌，帝自楊劉還興唐。

梁主命於滑州決河，東注曹、濮及鄆以限唐兵。初，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，敬翔、李振屢請罷之，梁主曰：「凝未有過。」振曰：「俟其有過，則社稷危矣。」至是，凝厚賂趙、張求為招討使，翔、振力爭以為不可；趙、張主之，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，於是宿將憤怒，士卒亦不服，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：「臣為副元帥，雖衰朽，猶足為陛下扞御北方。段凝晚進，功名未能服人，眾議洶洶，恐貽國家深憂。」敬翔曰：「將帥系國安危，今國勢已爾，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！」梁主皆不聽。

戊子，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，自高陵津濟河，剽掠澶州諸縣，至於頓丘。

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，屯兗、鄆之境，謀復鄆州，以張漢傑監其軍。

庚寅，帝引兵屯朝城。

戊戌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，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，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，領博州刺史。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，對曰：「梁朝地不為狹，兵不為少；然跡其行事，終必敗亡。何則？主既暗懦，趙、張兄弟擅權，內結宮掖，外納貨賂，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，不擇才德，不校勳勞。段凝智勇俱無，一旦居王彥章、霍彥威之右，自將兵以來，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。梁主每出一軍，不能專任將帥，常以近臣監之，進止可否動為所制。近又聞欲數道出兵，令董璋引陝虢、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，霍彥威以汝、洛之兵自相衛、邢洺寇鎮定，王彥章、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，段凝、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，決以十月大舉。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，分則不多。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，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，擒其偽主，旬月之間，天下定矣。」帝大悅。

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、內皇城使潘在迎、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，陪侍游宴，與宮女雜坐，或為艷歌相唱和，或談嘲謔浪，鄙俚褻慢，無所不至，蜀主樂之。在珣，彥朗之子也。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家，恣為威虐，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。宰相王鍇、庾傳素等各保寵祿，無敢規正。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，無使謗國。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，並作歌以諷；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；蜀主雖不罪，亦不能用也。九月，庚戌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宛，酒酣，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，流涕不已。韓昭、潘在迎曰：「嘉王好酒悲。」因諧笑而罷。

帝在朝城，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，澶西、相南，日有寇掠。自德勝失利以來，喪芻糧數百萬，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，民多流亡，租稅益少，倉廩之積不支半歲。澤潞未下。盧文進、王郁引契丹屢過瀛、涿之南，傳聞俟草枯冰合，深入為寇。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，帝深以為憂，召諸將會議。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，孤遠難守，有之不如無之，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，與之約和，以河為境，休兵息民，俟財力稍集，更圖後舉。帝不悅，曰：「如此吾無葬地矣。」乃罷諸將，獨召郭崇韜問之。對曰：「陛下不櫛沐，不解甲，十五餘年，其志欲以雪家國之仇恥也。今已正尊號，河北士庶日望昇平，始得鄆州尺寸之地，不能守而棄之，安能盡有中原乎！臣恐將士解體，將來食盡眾散，雖畫河為境，誰為陛下守之！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，度已料彼，日夜思之，成敗之機決在今歲。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，據我南鄙，又決河自固，謂我猝不能渡，恃此不復為備。使王彥章侵逼鄆州，其意冀有奸人動搖，變生於內耳。段凝本非將材，不能臨機決策，無足可畏。降者皆言大梁無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楊劉，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，長驅入汴，彼城中既空虛，必望風自潰。苟偽主授首，則諸將自降矣。不然，今秋谷不登，軍糧將盡，若非陛下決志，大功何由可成！諺曰：『當道築室，三年不成。』帝王應運，必有天命，在陛下勿疑耳。」帝曰：「此正合朕志。丈夫得則為王，失則為虜，吾行決矣！」司天奏：「今歲天道不利，深入必無功。」帝不聽。

王彥章引兵逾汶水，將攻鄆州，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，敗其前鋒於遞坊鎮，獲將士三百人，斬首二百級，彥章退保中都。戊辰，捷奏至朝城，帝大喜，謂郭崇韜曰：「鄆州告捷，足壯吾氣！」己巳，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。

冬，十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帝遣魏國夫人劉氏、皇子繼岌歸興唐，與之訣曰：「事之成敗，在此一決。若其不濟，

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！」仍命豆盧革、李紹宏、張憲、王正言同守東京。壬申，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，癸酉，至鄆州，中夜，進軍逾汶，以李嗣源為前鋒，甲戌旦，遇梁兵，一戰敗之，追至中都，圍其城。城無守備，少頃，梁兵潰圍出，追擊，破之。王彥章以數十騎走，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，識其聲，曰：「王鐵槍也！」拔槊刺之，彥章重傷，馬蹶，遂擒之，並擒都監張漢傑、曹州刺史李知節、裨將趙廷隱、劉嗣彬等二百餘人，斬首數千級。廷隱，開封人；嗣彬，知俊之族子也。

彥章嘗謂人曰：「李亞子鬥雞小兒，何足畏！」至是，帝謂彥章曰：「爾常謂我小兒，今日服未？」又問：「爾名善將，何不守兗州？中都無壁壘，何以自固？」彥章對曰：「天命已去，無足言者。」帝惜彥章之材，欲用之，賜藥傅其創，屢遣人誘諭之。彥章曰：「余本匹夫，蒙梁恩，位至上將，與皇帝交戰十五年；今兵敗力窮，死自其分，縱皇帝憐而生我，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！豈有朝為梁將，暮為唐臣！此我所不為也。」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，彥章臥謂嗣源曰：「汝非邈佶烈乎？」彥章素輕嗣源，故以小名呼之。於是諸將稱賀，帝舉酒屬李嗣源曰：「今日之功，公與崇韜之力也。鄴從紹宏輩語，大事去矣。」帝又謂諸將曰：「鄴所患惟王彥章，今已就擒，是天意滅梁也。段凝猶在河上，進退之計，宜何向而可？」諸將以為；「傳者雖雲大梁無備，未知虛實。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，所餘空城耳，以陛下天威臨之，無不下者。若先廣地，東傅於海，然後觀釁而動，可以萬全。」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。李嗣源曰：「兵貴神速。今彥章就擒，段凝必未之知；就使有人走告，疑信之間尚須三日。設若知吾所向，即發救兵，直路則阻決河，須自白馬南渡，數萬之眾，舟楫亦難猝辦。此去大梁至近，前無山險，方陳橫行，晝夜兼程，信宿可至。段凝未離河上，友貞已為吾擒矣。延孝之言是也，請陛下以大軍徐進，臣願以千騎前驅。」帝從之。令下，諸軍皆踴躍願行。

是夕，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。乙亥，帝發中都，舁王彥章自隨，遣中使問彥章曰：「吾此行克乎？」對曰：「段凝有精兵六萬，雖主將非材，亦未肯遽爾倒戈，殆難克也。」帝知其終不為用，遂斬之。

丁丑，至曹州，梁守將降。

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，告梁主以「彥章就擒，唐軍長驅且至」者，梁主聚族哭曰：「運祚盡矣！」召群臣問策，皆莫能對。梁主謂敬翔曰：「朕居常忽卿所言，以至於此。今事急矣，卿勿以為慙。將若之何？」翔泣曰：「臣受先帝厚恩，殆將三紀，名為宰相，其實朱氏老奴，事陛下如郎君。臣前後獻言，莫匪盡忠。陛下初用段凝，臣極言不可，

小人朋比，致有今日。今唐兵且至，段凝限於水北，不能赴救。臣欲請取下出居避狄，陛下必不聽從；欲請陛下出奇合戰，陛下必不果決。雖使良、平更生，誰能為陛下計者！臣願先賜死，不忍見宗廟之亡也。」因與梁主相向慟哭。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。漢倫至滑州，墜馬傷足，復限水不能進。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，朱珪請帥之出戰。梁主不從，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。初，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，全昱之子也，性穎悟，人心多向之。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，梁主召還，與其兄友諒、友能並幽於別第。及唐師將至，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，並皇弟賀王友雍、建王友徽盡殺之。梁主登建國樓，面擇親信厚賜之，使衣野服，繼蠟詔，促段凝軍，既辭，皆亡匿。或請幸洛陽，收集諸軍以拒唐，唐雖得都城，勢不能久留。或請幸段凝軍，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：「凝本非將材，官由幸進，今危窘之際，望其臨機制勝，轉敗為功，難矣。且凝聞彥章軍敗，其膽已破，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！」趙巖曰：「事勢如此，一下此樓，誰心可保！」梁主乃止。復召宰相謀之，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，梁主曰：「今日固不敢愛寶，但如卿此策，竟可了否？」珏俯首久之，曰：「但恐未了。」左右皆縮頸而笑。梁主日夜涕泣，不知所為；置傳國寶於臥內，忽失之，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。

戊寅，或告唐軍已過曹州，塵埃漲天，趙巖謂從者曰：「吾待溫許州厚，必不負我。」遂奔許州。梁主謂皇甫麟曰：「李氏吾世仇，理難降首，不可俟彼刀鋸。吾不能自裁，卿可斷吾首。」麟泣曰：「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，不敢奉此詔。」梁主曰：「卿欲賣我邪？」麟欲自剄，梁主持之曰：「與卿俱死！」麟遂弒梁主，因自殺。梁主為人溫恭儉約，無荒淫之失；但寵信趙、張，使擅威福，疏棄敬、李舊臣，不用其言，以至於亡。

己卯旦，李嗣源軍至大梁，攻封丘門，王瓚開門出降，嗣源入城，撫安軍民。是日，帝入自梁門，百官迎謁於馬首，拜伏請罪，帝慰勞之，使各復其位。李嗣源迎賀，帝喜不自勝，手引嗣源衣，以頭觸之曰：「吾有天下，卿父子之功也，天下與爾共之。」帝命訪求梁主，頃之，或以其首獻。

李振謂敬翔曰：「有詔洗滌吾輩，相與朝新君乎？」翔曰：「吾二人為梁宰相，君昏不能諫，國亡不能救，新君若問，將何辭以對！」是夕未曙，或報翔曰：「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。」翔歎曰：「李振謬為丈夫！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，今國亡君死，縱新君不誅，何面目入建國門乎！」乃縊而死。

庚辰，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，帝宣敕赦之。趙巖至許州，溫昭圖迎謁歸第，斬首來獻，

盡沒巖所繼之貨。昭圖復名韜。

辛巳，詔王瓚收朱友貞屍，殯於佛寺，漆其首，函之，藏於太社。

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，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；至封丘，遇李從珂，晏球先降。壬午，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，亦解甲請降。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，帝勞賜之，慰諭士卒，使各復其所。凝出入公卿間，揚揚自得無愧色，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，抉其心。

丙戌，詔貶梁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，蕭頃為登州司戶，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，任贊為房州司馬，姚顗為復州司馬，封翹為唐州司馬，李懌為懷州司馬，竇夢征為沂州司馬，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，陸崇為安州司戶，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；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。岳，崇龜之從子；顗，萬年人；翹，敖之孫；懌，亦兆人；權，龜之孫也。

段凝、杜晏球上言：「偽梁要人趙巖、趙鵠、張希逸、張漢倫、張漢傑、張漢融、朱珪等，竊弄威福，殘蠹群生，不可不誅。」詔：「敬翔、李振首佐朱溫，共傾唐祚；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，負恩背國，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；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。」又詔追廢朱溫、朱友貞為庶人，毀其宗廟神主。

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，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，常於笴上自鏤姓名，射帝，中馬鞍，帝拔箭藏之。至是，思鐸從眾俱降，帝出箭示之，思鐸伏地待罪，帝慰而釋之，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。以豆盧革尚在魏，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。

梁諸藩鎮稍稍入朝，或上表待罪，帝皆慰釋之。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，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。像先輦珍貨數十萬，遍賂劉夫人及權貴、伶官、宦者，旬日，中外爭譽之，恩寵隆異。己丑，詔偽庭節度、觀察、防禦、團練使、刺史及諸將校，並不議改更，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。

庚寅，豆盧革至自魏。甲午，加崇韜守侍中，領成德節度使。崇韜權兼內外，謀猷規益，竭忠無隱，頗亦薦引人物，豆盧革受成而已，無所裁正。

丙申，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，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。

乙酉，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，復名全義，獻幣馬千計；帝命皇子繼岌、皇弟存紀等兄事之。帝欲發梁太祖墓，斫棺焚其屍，全義上言：「朱溫雖國之深仇，然其人已死，刑無可加，屠滅其家，足以為報，乞免焚斫以存聖恩。」帝從之，但鏟其闕室，削封樹而已。

戊戌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；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、同平章事。

帝遣使宣諭諸道，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。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范入見，納洪、鄂行營都統印，上本道將吏籍。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，避唐廟諱，更名季興，欲自入朝，梁震曰：「唐有吞天下之志，嚴兵守險，猶恐不自保，況數千里入朝乎！且公朱氏舊將，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！」季興不從。帝遣使以滅梁告吳、蜀，二國皆懼。徐溫尤嚴可求曰：「公前沮吾計，今將奈何？」可求笑曰：「聞唐主始得中原，志氣驕滿，御下無法，不出數年，將有內變，吾但當卑辭厚禮，保境安民以待之耳。」唐使稱詔，吳人不受；帝易其書，用敵國之禮，曰：「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」，吳人復書稱「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」，辭禮如箋表。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，徐知誥以吳王之命，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，因代為壽州團練使，以泰章為饒州刺史。徐溫召至金陵，使陳彥謙詰之者三，皆不對。或問泰章：「可以不自辨？」泰章曰：「吾在揚州，十萬軍中號稱壯士；壽州去淮數里，步騎不下五千，苟有它志，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！我義不負國，雖黜為縣令亦行，況刺史乎！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！」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，請收泰章治罪。徐溫曰：「吾非泰章，已死於張顥之手，今日富貴，安可負之！」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。

彗星見輿鬼，長丈餘，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。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，右補闕張雲上疏，以為：「百姓怨氣上徹於天，故彗星見。此乃亡國之征，非祈禳可弭。」蜀主怒，流雲黎州，卒於道。

郭崇韜上言：「河南節度使、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，未除新官，恐負憂疑。」十一月，始降制以新官命之。

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，除泰寧節度使。

帝幼善音律，故伶人多有寵，常侍左右；帝或時自傅粉墨，與優人共戲於庭，以悅劉夫人，優名謂之「李天下！」嘗因為優，自呼曰：「李天下，李天下」，優人敬新磨遽前

批其頰。帝失色，群優亦駭愕，新磨徐曰：「理天下者只有一人，尚誰呼邪！」帝悅，厚賜之。帝嘗畋於中牟，踐民稼，中牟令當馬前諫曰：「陛下為民父母，奈何毀其所食，使轉死溝壑乎！」帝怒，叱去，將殺之。敬新磨追擒至馬前，責之曰：「汝為縣令，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？奈何縱民耕種，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！汝罪當死！」因請行刑，帝笑而釋之。諸伶出入宮掖，侮弄縉紳，群臣憤嫉，莫敢出氣；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澤者，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。其尤蠹政害人者，景進為之首。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，上亦欲知外間事，遂委進以耳目。進每奏事，常屏左右問之，由是進得施其讒慝，干預政事。自將相大臣皆憚之，孔巖常以兄事之。

壬寅，岐王遣使致書，賀帝滅梁，以季父自居，辭禮甚倨。

癸卯，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，帝與之宴，寵錫無算。

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，從之。

己巳，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，命繼岌兄事之。

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，賜姓名曰李紹琛。

廢北都，復為成德軍。

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。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，賜姓名曰李紹沖。紹沖多繼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，旬日，復遣還鎮。郭崇韜曰：「國家為唐雪恥，溫韜發唐山陵殆遍，其罪與朱溫相埒耳，何得復居方鎮，天下義士其謂我何！」上曰：「入汴之初，已赦其罪。」竟遣之。

戊申，中書奏以：「國用未充，請量留三省、寺、監官，餘並停，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，以次代之；其西班上將軍以下，令樞密院准此。」從之。人頗咨怨。

初，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，聞楊劉陷而止，其儀物具在。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，謁廟畢即祀南郊；從之。

丙辰，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。梁以宋州為宣武軍，詔更名歸德軍。

詔文武官先詣洛陽。

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，不能知朝廷典故，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。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，太子少保李琪，嘗為太祖冊禮使，皆耆宿有文，宜為相。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，琪傾險無士風；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，自梁未亡，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。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。丁巳，以光胤為中書侍郎，與說並同平章事。光胤，光逢之弟；說，岫之子；廷珪，逢之子也。光胤性輕率，喜自矜；說謹重守常而已。

趙光逢自梁朝罷相，杜門不交賓客，光胤時往見之，語及政事。他日，光逢署其戶曰：「請不言中書事。」

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，欲專使務，言於郭崇韜曰：「東京重地，須大臣鎮之，非張公不可。」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，知留守事。戊午，以豆盧革判租庸，兼諸道鹽鐵轉運使。謙彌失望。

己未，加張全義守尚書令，高季興守中書令。時季興入朝，上待之甚厚，從容問曰：「朕欲用兵於吳、蜀，二國何先？」季興以蜀道險難取，乃對曰：「吳地薄民貧，克之無益，不如先伐蜀。蜀土富饒，又主荒民怨，伐之必克。克蜀之後，順流而下，取吳如反掌耳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

辛酉，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。

甲子，帝發大梁；十二月，庚午，至洛陽。

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。

壬申，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。

以耀州為順義軍，延州為彰武軍，鄧州為威勝軍，晉州為建雄軍，安州為安遠軍；自餘藩鎮，皆復唐舊名。

庚辰，御史台奏：「朱溫篡逆，刪改本朝《律令格式》，悉收舊本焚之，今台司及刑部、

大理寺所用皆偽廷之法。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《律令格式》具在，乞下本道錄進。」從之。

李繼韜聞上滅梁，憂懼，不知所為，欲北走契丹，會有詔征詣闕；繼韜將行，其弟繼遠曰：「兄以反為名，何地自容！往與不往等耳，不若深溝高壘，坐食積粟，猶可延歲月；入朝，立死矣。」或謂繼韜曰：「先令公有大功於國，主上於公，季父也，往必無虞。」繼韜母楊氏，善蓄財，家貲百萬，乃與楊氏偕行，繼銀四十萬兩，他貨稱是，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：「繼韜初無邪謀，為奸人所惑耳。嗣昭親賢，不可無後。」楊氏復入宮見帝，泣請其死，以其先人為言；又求哀於劉夫人，劉夫人亦為之言。及繼韜入見待罪，上釋之，留月餘，屢從游畋，寵待如故。皇弟義成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，繼韜心不自安，復賂左右求還鎮，上不許。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，教軍士縱火，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，事洩，辛巳，貶登州長史，尋斬於天津橋南，並其二子。遣使斬繼遠於上黨，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。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，繼儔據有繼韜之室，料簡妓妾，搜校貨財，不時即路。繼達怒曰：「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，大兄曾無骨肉之情，貪淫如此；吾誠羞之，無面視人，生不如死！」甲申，繼達衰服，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：「誰與吾反者？」因攻牙宅，斬繼儔。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，募市人，得千餘，攻子城。繼達知事不濟，開東門，歸私第，盡殺其妻子，將奔契丹，出城數里，從騎皆散，乃自剄。

甲申，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，嚴可求豫料帝所問，教蘋應對，既至，皆如可求所料。蘋還，言唐主荒於游畋，嗇財拒諫，內外皆怨。

高季興在洛陽，帝左右伶宦求貨無厭，季興忿之。帝欲留季興，郭崇韜諫曰：「陛下新得天下，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，惟高季興身自入朝，當褒賞以勸來者；乃羈留不遣，棄信虧義，沮四海之心，非計也。」乃遣之。季興倍道而去，至許州，謂左右曰：「此行有二失：來朝一失，縱我去一失。」過襄州，節度使孔勍留宴，中夜，斬關而去。丁酉，至江陵，握梁震手曰：「不用君言，幾不免虎口。」又謂將佐曰：「新朝百戰方得河南，乃對功臣舉手去，『吾於十指上得天下，』矜伐如此，則他人皆無功矣，其誰不解體！又荒於禽色，何能久長！吾無憂矣。」乃繕城積粟，招納梁舊兵，為戰守之備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